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奇劍三灯

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十 八 章	青 龙 山 岭	
第 十 九 章	世 外 之 谷	731
第 二 十 章	狼 血 毒 草	771
第 二 十 一 章	凌 月 国 王	809
第 二 十 二 章	坎 坷 人 生	853
第 二 十 三 章	谷 中 之 秘	893
第 二 十 四 章	天 灵 神 剑	927
第 二 十 五 章	不 见 是 福	965
第 二 十 六 章	金 沙 神 功 ...	1005

第十八章 青龙山岭

其心隔了半天，勉强凑出一句话：“你真是能干极啦！”

那少女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白齿，真是莹莹发光，她轻轻说道：“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和别人比赛织布。从星星刚刚上来开始织，夜里真是静极了，只有村中狗子吠叫，等到鸡叫了，我已织好一匹。”

其心院舌道：“一匹布，那不是一百丈吗？你……你速度实在太吓人了呀！”

那少女脸一红，扯开话问道：“我们村里女子都是常久关在家中，我可不服气，我央求姑姑教我武艺，我便可以做很多爱做的事，像我这样出来走走散心，岂是一般女子所能梦想得到的？”

她不断说着，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极为勤劳能干的女子，她说话时态度极是真挚，似乎在她脸前面便是一片农田，田中农民山歌互答，辛勤工作。

其心听着听着不禁对她所说也感很是神往，虽觉那少女忽然坚决的道：“我还会烧菜烧饭，还有……还有杀鸡，杀鱼也敢。”

其心微微一笑怙道：“这又有何难，这姑娘话中漏洞甚多，但她安于贫穷勤苦：倒是个好姑娘。”

忽然林外蹄声大作，好像有大队兵马经过，其心一瞧，见数十骑先后进了林子，直往池边奔来，马行迅速，踩坏无数盛开芍药。

那少女微一皱眉，那前面几个骑士忽然一拉马绳，眺下马

来，用力将手中大旗插在地上，其心眼一膘，只见那大旗中绣着两只大虎，中间一个斗大金“胡”字。

众骑先后到了池边，中间拥着一个轻袍中年，那中年脸上微髯，目光炯炯，颇有几分威仪，其心见他那排场，知道是个武将，那些侍从马上挂满了山羊兔子，显是打猎归来途中休息。

其心看了那少女一眼，站身欲起，那几个侍从汉子已看到他们，一声暴吼道：“那里来的大胆百姓，见到咱们大帅还不下跪。”

那少女轻描淡写的睨众人一眼，理都不理，她低声对其心道：“这个人是兰州将军胡一民。”

其心奇道：“你认识他？”

少女淡然道：“这人好威风排场，哼哼，兰州将军不过一个三品武官，有什么了不起？”

其心见她对官场尊卑十分清楚，心中更是称奇，那几个大汉见两人毫无反应，大怒叫道：“你们可是想死？”还不替老子跪下。”

其心缓缓站起，那几个汉子已准备上前动蛮，只见那少女眼光一凛，露出一种高不可攀的神色，不由退后半步。

× × ×

她呆呆望着其心往城郊而去，心中非常悲哀，她暗暗忖道：“他一定怪我骗他，这才一怒而去，他又不知我姓名，此去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看我的了。我为什么要骗我？唉，我夏的是想过那种生活呀！”

她回首一瞧，姑姑脸色铁青，她也无暇追问原因，他姑姑九音神尼沉脸道：“明儿快回家去？”

明儿漫声应道：“回家么？好的，好的。”

九音神尼车帘一盪，车声轰轰穿林而去，明儿一步步往回

去，只感来脚步愈来愈是沉重，在城中央，那最大的院落，便是总督官邸。

她心想：“我不愿告诉他我是什么人，就是怕伤他自尊心，想不到弄巧成拙，我……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么？”

红云渐渐袭上她两颊，前面不远两座石狮已可看见，描金黑色巨门，紧紧闭着，门前站着数名武士，家，愈走愈近了。

在同时其心中很是轻松的赶往青龙山，那少女编织的故事实在可爱，他赶了一个时辰，青龙山已迢迢在望，他施展轻功，如飞往上翻去。

才一上山巅，见怪鸟客来回踱着，好像很不耐烦。

其心沉着地道：“罗之林，咱们要拼就拼罢！”

怪鸟客哈哈冷笑道：“董其心，你我两人在世上是无法并存的，你知道什么叫做‘既生瑜，何生亮’，咱们中间总要去掉一个的！”

董其心冷冷地道：“这么说，你就找错人！”

怪鸟客道：“什么找错了人？”

其心阴沉地笑了一声，然后道：“恐怕连你自己在内，天下的人都会明白与你怪鸟客难以并存的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齐无心吧！嘿嘿嘿嘿，我董其心与你是不相干的呀！”

怪鸟客心中暗吃了一惊，不知董其心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怔了一怔，在脑中细细盘算。

其心一半是天生，也一半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使他处处地方先防人一着，他盯着怪鸟客的眼睛，就像早已看穿了怪鸟客心中所思一般，然后才慢吞吞地拖着长音说道：“所以说，你激我董其心来到这里，是有诡计罢！”

怪鸟客吃了大惊，但是他也不是笨蛋，他立刻装着勃然大怒

地骂道：“董其心，你若是怕我姓罗的话就根本不必来呀，何必到了这里来说出这种话来丢人现眼！”

其心嘻嘻地笑道：“不错，我胜董的既然已经来了，自然已经有了妥善的打算，妥善的安，哈哈哈哈哈！”

这又是其心放的空气，反正他存心在这个包藏祸心的怪鸟客面前不择手段的玩弄阴险，好歹也不能吃了他的亏。

怪鸟客明知他是虚张声势，但是仍然忍不下心中有些忐忑，他冷笑道：“姓董的，你不要放空气吓唬人，我罗某人就要瞧瞧你能安排个什么把戏。”

其心讥刺地道：“你究竟先要看我的安排还是先比划比划？”

怪鸟客道：“好，咱们就先比划比划——”

他说打就打，话还没有说完伸手已经袭到其心的眼前，擎力之雄劲，就如开山巨斧一般。

其心暗暗赞佩，这怪鸟客的一身功夫确实了得，他口口声声自以为武林中第二代的第一高手，那虽然狂妄，却也有他狂本钱。

其心飞快地一个闪身，左掌一圈，暗含着子母两招，极其阴毒地，打向怪鸟客的脉门。

其心随着他的打斗经验增加，自己想出了许多极其毒辣的招式，以他的武学功力，使将出来那真是厉害不堪设想。

怪鸟客没有料到董其心出手就恶毒如斯，简直比那些在刀口上舔血喝的老江湖要厉害，他不森倒抽一口气，连忙双掌并使，施出最精妙的招式才把其心这一招自己想出来的毒招化解。

其心一点也不放松，双指一并又是一招毒辣的招式招呼了过去，这几个月来，其心身经了几次战斗，潜心观察思索的结果，他的出招已经比以前厉害许多，怪鸟客对齐天心的武功情形知

道得很是清楚，但是他发现眼前这个董其心用招虽不及齐天心的漂亮，但是却比齐天心还要难斗得多。

其心施出浑身解术，一招一招紧逼过去，怪鸟客虽有一身惊人功夫，却是一时难以扳回失去的优势。

正在这时，一声怪笑划过长空，一股掌风再对着其心背心，其心看都不看，反手就是一掌对出。

其心这一掌暗蕴着内家的小天星掌力，极是厉害，但是他的掌与来人的掌力一碰，他立刻觉到整个力道被粘到一边，他的身形向左一倾，滴溜溜转了三个圈儿。

他心中充满着骇然，一个转身反过来，只见一个老者双目中牢牢地盯视着他。

其心脑中飞快地转动，却是一时想不出这个老者是什么人，不过他知道这个老者必是怪鸟客预先埋伏好对付自己的，他早就知道怪鸟客的挑战必是一个鬼计，他既然来了又岂会惧伯，只是他一时想不出这个老者是谁，心中感到难以释然。

当天下武林都为少林寺的大战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候，天魁和怪鸟客却在这里千万设计要除去默默无闻的董其心，这也是天下人难以相信的事吧！

老者牢牢盯着他，一言未发，他冷冷地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圈套么？在我看来，那真是幼稚透了。”

那老者笑道：“幼稚不幼稚是另一回事，董其心，反正你今天是死定了。”

其心吸了一口气，他已知道这个老者功力在他之上，他要以最大的镇定与智慧来应付这个危险的场面，他淡淡地笑了一笑道：“我倒是不以为然哩。”

那老者冷冷地道：“你以为你如何？”

其心狡猾地道：“我是说我与怪鸟客之战，谁死还不一定哩。”

那知那老者厚着脸皮大笑道：“你不必玩花样了，今天咱们是决心两人联手把你宰掉，反正这里不会有第四个人，哈哈……”

其心耸了耸肩道：“既然阁下脸皮如此之厚，那还有什么话说……”

“看掌！”

他猛一伸手，便对那老者当胸袭到，这一掌出掌之快，真如闪电一般，掌掌雄厚也是非同小可，那老者伸手一挡，其心已在这刹那之间，一连施出三招毒招，竟然把那老者攻得后退了三步。

其心把十成内力聚在掌上，一口气也不放松，把脑中所能想到的一切毒辣招式一古脑全施展出来，那老者分明是具有一身不得了的神功，他每一动掌，都挟着无比浑原的掌力，把数丈外的树枝都刮得簌然而响，但是他却也无法在其心这几招不可想像的毒招下反守为攻——

若是换了个人的话，普天之下不管是谁，只怕都已伤在其心这一轮毒攻之下，然而——

二十招后，那老者缓缓地一招一式抢得了先机，其心的掌势在陡然之间，就重重地一挫。

其心是个机伶无比的人，他毫不考虑地立刻就转攻为守，施出无比坚强的守势掌法，一招一式地与那老人缠斗。

那老者虽然功力高过其心，但也难以立刻将其心击倒，他的掌法中开始加入了许多的虚招与陷阱，只等其心中计。

然而其心却是一点也不中计，他稳稳地半招冒险的招式都

不用,这种掌路若是出自一个七十老人之手,方才不怪,那老者想不到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竟然能施出这么稳重老沉的掌法,他心中不禁啧啧称奇。

尽管其心如此地苦守着,然而到了两百招上,他仍然败了下来——

只见那个老者一掌震退了其心,紧接着扣住其心的脉门。

其心索性一站也不抵抗,他也不说话,只是冷冷盯着孤老者。

那老者冷笑道:“董其心,你是死定了。”

其心承认地点了点头道:“可是我在死以前也想知道我究竟死在谁的手上?”

那老者道:“你可听过天座三星?”

其心点了点头,静听老者的下文。

老者道:“老夫被人唤做‘天魁’!”

其心的心中重重地震了一震,他面上却是自若地点了点头道:“死在天下第一高手的掌下,也不枉了。”

天魁虽在万分戒心之中,然而听到这一句话,仍然忍不住有满心的得意,其心却趁着这刹那之间猛然运起全身功力,呼的一声挣脱了天魁的掌握。

天魁想不到这个少年这么难对付,他大喝一声道:“你跑得了么?”

其心一挣脱天魁的掌握,人已经高飞而起,那怪鸟客也是一跳而起,迎面对着其心一掌拍到。

其心知道只要给他一碰掌,自己逃脱的机会就等于零了。

只见他在即将碰上怪鸟客的一刹那间,忽然身形一扭,整个身子有如一只弯弓一般,竟然又弹超了数尺——

这真是轻身功夫中难以解释的奇景，全是仗着他一身高级的内功硬硬在空中俗劲上腾，可是怪鸟客的轻身功夫得自天禽，那一身天禽身法是世上间一无双的奇妙身法，对于这等空中飞升的功夫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见怪鸟客双臂一振，轻轻松松地也跟上来数尺——

然而就在怪鸟客振臂开始上升之时，其心把全身的一口内力猛可贯注丹田，他的身体宛如陡然之间被加上了一个向下大的力，如一支劲矢一般斜斜地射到三丈之外的地上！

这就是董家神功独步天下的一招，天下没有第二种功夫能加速自己下降的速度：就在这空中一起一降之间，其心终于漂亮之极地闪过了怪鸟客。

他全速地向前飞奔，身形有如一颗流星般飞驰，在他一生中他还没有像这样疯狂地跑过，他的速度超出了他应有的，天魁在短时之内竟然无法把距离拉近。

其心一直奔悬崖边上，那两边如壁的山崖，下面是不见底的深渊，中间连着的是一根长达三十丈的粗藩。

其心丝毫不假考虑地就跑上了这“藤索桥”！

天魁大喝道：“董其心，你跑不掉的！”

其心根本不理他，他在心中道：“你来追吧！”

他飞快地跑上那“藤索桥”，如一缕轻烟一般一上子就冲到了索桥的中央，他左脚暗中有在索上三绕，脚尖上暗运内力，但是那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

他才登上彼崖，天魁已冲到了崖边，藤索是牢牢地盘在丈外的巨木上，其心即使想开或是砍断索桥，都已来不及，因为天魁的功力再加上他如此的冲劲，很可能只要在中问索上略一点足便能飞渡！

然而其心却是从容不迫地反过身来，伸手握住了那粗比人臂的巨藤，猛然一发内劲，只见那索桥的中门忽然“卡”的一声断裂，天魁万万没有料到索子会从中间断掉，他一个跟斗栽了下去——

但是天魁是何等人物，他全身每一根肌肉都已到达控制自如的地步了，只见他人已栽下，却见脚背一勾，绕住了半截藤索，只这一点借力，他已翻手抓住了藤头，但是断的那边一截已经垂到对面崖壁上，他手抓着十五丈长的半截藤，再也没有办法飞渡这三十丈宽的天沟！

其心回头看了一眼，既不得意若狂，也不讥讽于他，只是沉着池掉头飞快跑离崖边，他的身形一会儿就消失在丛林之中。

号称天下第一高手的天魁料不到瓷中捉鳖的计谋会演变成这个局面，他不禁感到心寒地叹道：“想这样的少年，我们还是第一遭碰见，这小子不除，再过几年就除不掉了！”

x x x

在另一方，黎明的时候，那一批少林寺退下来的西域高手他，到了郑州城中。

他们走到一个酒楼上，西天剑神金南道噓了一口气道：“真想不到少林上还有这等高手，居然把天禽的威风都压持住了一——”

他身边一个弟子道：“也许天禽温万里根本是浪得虚名，咱们不该与他合作——”

金南道喝道：“胡说，这话是你说得的么？直到现在为止，我回想不出天下究竟有谁能叫天禽温万里吃鳖？”

一个弟子道：“奇的是为什么师伯你问天禽那人是谁，他却不肯说清楚！”

金南道想了一想道：“我也就是怀疑这一点——”

一个弟子道：“如果天禽他们另有诡计，我们岂不就被利用了？”

金南道嘿嘿地笑了两声道：“不管他们安着什么心，反正咱们也是利用他们的，绝吃不了亏。”

这时酒保送了酒菜上来，他们扶案大吃，也不管酒菜好坏，反正是比他们平日在西域吃的那些腥味食物要好得多了。

吃完了，金南道揩揩嘴道：“咱们在这里要住上几天，你们自己去逛罢，可别惹事。”

这时，酒保上来算帐，一个异服弟子抓住他的袖子问道：“店小二，这里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酒保堆得满脸谄笑地道：“客官们想必是初来的，咱们这好玩的地方可多啦，桥东有看杂耍卖艺的地方，桥北有斗鸡的院子，从咱们这直走下去的大红房子是最热闹的赌场，还有，嘿嘿，南门外边院子里的姐儿可真标致晒……”

那名弟子赏了酒保几个钱，他一摸袋里，低声道：“师伯，咱们的银子化得差不多了。”

若在平时，金南道便会叫他们晚上去做一案，可是现在他不想惹出事来，是以他皱了皱眉头，伸手到怀中掏出一个墨玉雕成的马儿来，道：“你找个古董店去把这卖了。”

那弟子叫道：“喂，喂，酒保你回来。”

那酒保跑了回来，那弟子道：“这里可有古董店么！”

那酒保道：“客官是要买还是卖？”

那弟子喝道：“你少噜嗦，我只问你这里有没有古笑店？”

酒保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道：“客官问古董店么？咱们这里虽然没有正式的古董店，但是大街头上有一个员外的《集粹

堂》，梁员外与本地的仕绅古玩爱好家每天聚在还里，品论一些古玩珍品，客官是有什么古玩想出手，到那里去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西域弟子挥了挥手，打挥酒保走开，他们围着桌子继续地谈论。

这时，那大街上面，有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公子正在缓缓而行，他正是离开了洛阳那令他留恋的地方齐天心。

齐天心走到大街的头，抬头看见一个大厅堂，上面写着“集粹堂”三个大字。

他不禁有些好奇地走近去，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佣仆打扮的大汉，正在口沫横飞地谈着。

只听见左面的一个道：“那个老太婆也真是古怪，梁老爷和他老家的朋友在里面聊天，她却偏要闯进去，你想想，凭她那以老乞丐婆一般的身份打扮，那会是什么古董商人？”

右面的一个似在抬杠，故意道：“这个当然罗，咱们王大哥一向是看人先看衣装的，要是那乞丐婆借一套好料子的衣服，只怕王大哥你要迎着她进去都来不及了呢。”

左面的道：“你不要贪嘴，奇怪的还在后面呢，梁老爷听见门口有人吵闹，便出来问问，那老婆子说什么……什么子的名画，又说什么稀世之贵的，梁老爷居然就请她们进去啦——”

那右面的道：“她们？”

左面的道：“干么不她们？你汲听我说那老婆子还带了一个小孙女呢，那老婆子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那个什么孙女呀，九成是拐来的。”

右面的道：“我说王大哥，你嘴上也积积德成么，人家祖孙两人就是嚷着要进去，也没得罪你什么呀，你怎么这么信口胡说呢

……”

齐天心听得好奇心起，便大步走上前去，那两个大汉打量了齐无心一眼，见穿得富宝无比，连忙先行个礼道：“公子爷是——”

齐天心道：“敝人是洛阳城来的古玩商人，听说梁员外好客爱宝，特地赶来看一看。”

两个大汉忙道：“请进，请进——”

齐天心走进了大厅中，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身边一个十分秀丽的小女孩，一个布袋中把一个画轴拿了出来，她缓缓地把那画轴打开，只见上面画着一长串起伏的石山，而在这串石山上，依着那石势的高低画着整整一百个罗汉，仔细看看，每一个罗汉都妙绝人寰，那毛发肌肤之间，当真是栩栩如生。

老太婆指着画上的图章道：“列位也都是大行家的了，试看看这吴道子的工笔墨宝，世上难道有第二幅么？”

众人立刻哄哄然地议论起来，这其中确有不少真才实学的古玩家，自然是诚货得紧，也有些附庸风雅的土暴发户，硬要充内行，个个都啧啧称奇地夸赞着。

众人轮流着上来欣赏完毕，一个白白胖胖的土地主摇头摆尾地开口道：“吴道子的真迹的是稀世之宝了，只要看看他那份笔力，也就够大饱眼福了。”

另一个附和道：“今日见了吴道子的真笔，方知平日一般古玩家中收藏的那些珍品，多是浪得虚名的了。”

又一个凑趣地道：“两位仁兄的高见着宝令人佩服，依小弟看来，像这样的工笔真品，的是世上稀有啦。”

这些人说来说去，全是些不关痛痒的发话，目的只是在表示自己是个风雅人士罢了。众人乱了好一阵子，总算有一个人问

道：“这位老太太，敢问这一幅要索怎么一个价钱？”

那老太太伸出一个指头来，那人道：“一千两。”

那老太婆道：“不，一万两。”

这语一出，众人都高声喧哗起来，那年头生活极是低兼，有十两银子就够五口之家过一个月了，那有人肯出一万两银子买一张画？

众人中也有几个古玩商是真诚货的，他们还想在钱上打打主意，便道：“老太太，咱们知道您这画是稀世之宝，不过价钱上可不可以商量？”

那老太太摇头道：“一万两整！”

众人也喧哗起来，那老太婆四面望了一望，对身边那秀丽的女孩道：“乖孙女，看来这里是没有诚货的人了，咱们虽急着要用钱，可是也不能辱没了这张宝画，咱们走了吧。”

她把那幅面卷了起来，放回布袋之中这时，一个年终五旬的老儒生上前道：“老太太，敝人愿出六千两，不知老太太肯不肯割爱？”

老太太摇了摇头道，“要买便是一万。”

那老太婆身边的女孩已把布杂好，看样子便要准备离去，忽然之间，那门外走进两个奇装异服的汉子来，那女孩子眼尖，一眼便瞧见了，他的脸色斗然之间大大改变，似乎是见到了最为恐依之事，她扯了老太婆的衣，颤声道：“奶奶……他们追来了……”

那老太婆一抬头，也是面无人色，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竟然呆住了。

那两个异服汉子大踏步走了上来，其中一个指着那老太婆破口骂道：“臭婆子，咱们家收容了你几十年，那一样得你不好，

你竟敢偷偷地就跑了——”

那老婆子被他一骂，似乎反倒镇静了下来，她挺直了身躯，侃侃地道：“七爷，我老婆子蒙你们收留，几十年来实是身受大恩，可是玲儿是我的命根子，你们要逼死玲儿，我老婆子便是拼了性命也不能答应，还请七爷回上老爷，说我老婆子来世变中变马也要报答大恩……”

她说着就跪在地上拜将下去，那异服汉看来顶多也不过三十不到，那老太婆子少说也是古稀以上的高龄了，她跑在地上磕头，那两个汉子居然一动也不动，只是不断地冷笑着骂道：“臭婆子，你逃到那天涯海解，也逃不出父们的手掌，九爷看上你孙女儿，那是她几世的造化，你若再要不识抬举，只怕要你不好看了。”

众人本来正在好好地做着生意，被这两个异服汉子一进来，便搞得乌烟闾气，有几个瞧不守眼的便上来说道：“二位仁兄有话等下生意做完了再说，何必逼迫老弱幼女？”

那两个汉子一言不说，劈面便是几个耳光打将上去，那几个人被打得满面是血痛得昏了过去。

人群中有些义愤的人便行上上来干涉，只听得两声惨叫，两个已被那异服汉子打死在地上。

“出人命啦！……”

“出人命啦！……”

众人闹将起来，没有人再敢上来，大家都悄悄往门外溜，那两个异服汉子对于杀人似乎是习以为常的家常便饭，对地上被打死的人看都不看一眼。

只是片刻之间，所有的人都溜走了，只剩下那老婆子祖孙及那两个异服汉子，还有——齐天心。

那老婆子拉着他的孙女也跪在地上求道：“七爷你行个好，就放过咱们吧……”

那两个汉子只是不住大骂，但是忽然之间，他们停止了骂声，因为他们同时忽然发现这庭中居然还有一个人留着没有走——

他们一齐向那“没有溜走”的人打量过去，齐天心依然抱着手臂，斜斜地靠坐在墙边，望着两个异服汉子，只是不停地冷笑。

那两个异服汉子瞪了齐天心一会，一个喝道：“你还不滚么？”

齐天心缓缓站了起来，谈谈地道：“我要等着买这个老太太的画呀。”

那异服汉子喝道：“买什么鸟画，快快滚出去吧！”

齐天心冷笑了一声，走近了两步，忽然对那跪在地上的个人道：“你们都起来吧，这里投有事啦。”

他倒像是这两个异服汉子的老子似的，口气大刺刺的，好不貌人那两个异服汉子火气上冲，其中的一个猛一伸手，就问齐天心脸上打来，齐天心轻轻一闪，倒像是毫不受阻碍地就走了进来，那两个异服汉子反倒是退了一步。

他们现在知道齐天心是武林中人了，左边的一个道：“你叫什么名字，说给大爷听听！”

齐天心狂傲哈哈大笑道：“齐天心便是我，有什么措教？”

那两个异服汉子全都吃了一惊，入中原来耳中听的全都是齐天心如慧星般在武林陡然升起的事，想不到齐天心就是眼前这位衣着华丽的少年。

齐天心得意地道：“怎么样？如果害怕的话，就请便罢。”

那两个异服汉子勃然怒哼了一声，左面的一个一言不发，伸